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致一位“愤青”的信



诲人不倦丛书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
苏晓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致一位“愤青”的信



海人不倦丛书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
苏晓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一位“愤青”的信/(美)希钦斯(Hitchens, C.)著;苏晓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海人不倦丛书)

书名原文: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ISBN 7-208-05233-6

I. 致... II. ①希...②苏... III. 个人-修养-青年读物
IV. 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983 号

责任编辑 谌 嘉

封面装帧 陈 楠

· 海人不倦丛书 ·

致一位“愤青”的信

(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著

苏晓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3 字数 82,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233-6/G·927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亲爱的 X:

现在已经到了该让这条小小的纸船下水的时候了,我想还是给你再写封信把这件事给了结了,同时也作为本书的开头吧。这本书在编辑和印刷商手里的时候,我一直在忙于其他几本书的开头部分,这你是知道的。有一次,不经意间你问我的一个问题飘进了我的脑海:当你看见自己的形象或者作品受到大众传媒的毁谤、歪曲时,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简单的回答是,我已经习惯了,但我并非无动于衷。我自己也攻击别人、批评别人;我无权期待别人用宽厚仁慈相报。我也不相信有些作家自称不在乎他人评论之类的话。然而,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那些根据以前的评论剪辑而来的评论时,我确实感到很疲惫。这类评论的开头通常有一段引用的话,以惯用语句写道:“希钦斯,他以前的批评对象甚至包括比尔·克林顿、特丽莎院长和黛安娜王妃,现在转向了……”

当然,如你所料,这种话是很令人气馁的。首先,看到我

所从事的“职业”被降级为一种反复使用的东西这让我感到厌倦。甚至从来没有人能独创性地说一句“曾经批评过特丽莎院长热情支持海地杜瓦利埃政权的希钦斯”。就是以这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不同的意见就被挤向了边缘而遭到忽略,或者被人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而遭到扼杀。然而,倒也不是自怜自叹促使我写了这本书。让我告诉你 2001 年五月到六月这一个月期间我所遭遇的事情吧。

应梵蒂冈宫的直接请求,我被邀请在即将举行的特丽莎院长正式封为圣者的听证会上为反对方作证。这机会足够吓人的,我得在真正意义上扮演为魔鬼辩护的角色,可以说,教会所表现的谨慎和顾虑比我的那些自由评论者们要多得多。我们在一间密室里工作,里面有一本《圣经》、一个录音机、一位高级神职人员、一位执事和一位神父。我们进行了严肃的宣誓作证,他们鼓励我把所有的调查结果和意见都拿出来。我以后再另找时间把这一切告诉你吧。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作会谈记录已不是现在基督教正统派的独家做法了。

英国电视对黛安娜王妃进行了穷尽性的纪实节目广播,这样(终于),给了我们中间那些没有对她顶礼膜拜的人应有的发言机会和发言时间。媒体对我进行了相当详细的采访,而我也没有收到不久前那些威胁到职业的歇斯底里的邮件。谁能使那份苏法莱蛋奶酥涨两次呢?

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被带到海牙去面对国际仲裁法庭了。他被有效地从塞尔维亚“买”了回来,交换条件是财

政援助的承诺,对此我谈不上充满喜悦。但是从米洛舍维奇在代顿¹答应与国际仲裁法庭合作至今已经好几年了,而且这种合作已经足够了。我想到了我关于斯里布里尼卡、萨拉热窝和科索沃的那些观点,想到了我那些主张不干涉塞尔维亚的不成熟的理由,还想到了我在波斯尼亚那些处境绝望的日子。想到这些我会为自己所尽的微薄之力而暗暗得意,同时也为我自己做得太少而感到羞愧。

有比尔·克林顿批示的总统首字母签名是在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杰写的便条中发现的。这个罗杰曾经试图为一位贩毒者弄一份赦免状,还曾试图解释他怎么会搞到一本有砖头那么厚的旅行者支票。当然还是那些老一套的模糊说法,什么“没有被证实的报酬”。但是我注意到,在里奇赦免状事件结束后的几个月后,我才有机会交上火,卷入关于克林顿是否是一个拙劣骗子的争斗。说真的,我记得以前并没有要等这么久……

亨利·基辛格在电视上受到挑战。我指控他犯有战争罪,对全人类犯了罪。他的反应是疯狂地、拼命地想改变话题,还谴责我否认纳粹大屠杀。(他也遵循惯例,提到了特丽莎院长,不知为什么还提到了杰姬·肯尼迪。)这就让我得以对他提出起诉,既因为他破坏了我的名声,同时也为了能通过发现过程去证明他是一个很老练的、惯于撒谎的人。考虑到我以前所写的关于他的那些话,我起诉他和他起诉我之间的不相称,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可以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而他不能,这还是不一样的。

(阿德莱·斯蒂文森曾经对理查德·尼克松说过：“假如你停止说关于我的假话，我就会停止说关于你的真话。”我喜欢这句音调和谐的话，但是我无权跟一个毁掉了柬埔寨、塞浦路斯、智利和东帝汶的人做这样的交易。)

所以这个月的日子真的是很惊人、很奇妙，也许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了。(与此同时，我完成了为庆祝乔治·奥威尔诞辰 100 周年所作的研究。写奥威尔可比写上面那些人文明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只是为了炫耀，虽然也有炫耀的成分。这个月可以弥补其他许许多多个月——在那些日子里，名人文化、社会渣滓、欺诈的律师、假冒政治家和神职人员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当然，这些人还会回来的。他们总是在“回来”。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但是他们的胜利并不是预先就决定了的。而且我们还要努力去证明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这可比包含在好的评介或者“好的新闻报道”这一欺骗性幻觉中的任何东西都要甜美得多。

我希望我能在本书中对这些方面有所强化。再次感谢你，是你的激励才让我写下了这些文字。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1 年美国独立纪念日

注释

1. 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下同。

引 子

2000年的头几个月里我受到一次挑战。后面的文字是我接受这次挑战所作的初步反应。我能否为年轻人和那些骚动不安的人提供任何建议、能否为他们提供任何劝告以帮助他们避免幻灭呢？在纽约新学校我的学生中间、在我发表过讲话的其他校园的酒吧、咖啡屋里，有许多人保留着这样一种不时髦的希望：把世界变得更好和尽可能过由自己决定的生活（这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一话题很多年来一直以多种形式出现，直到后来我开始感到时间的分量，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具有巴黎“五月风暴”精神的老头，成了最后一个可理解的、革命年代的幸存者——这场革命以1989年事件结束，也可以说是以此达到了顶点。然后就有人建议要以书信形式陈述和讨论这件事；具体地说，这一形式是仿效早先兰纳·玛利亚·里尔克¹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我当时的反应是回忆起拜伦在他指责奴颜婢膝的希腊人的那首诗里所说的：

你的里拉²，迄今还是那么神圣。

到了我手里会不会衰败变音？

但是我的许多学生都认为这或许值得做,或者至少会很有趣。下面的信就以精选汇编的形式写给其中的一位,好像他(她)代表了所有的人。

注释

1. 里尔克 (1875—1926),奥地利诗人,生于布拉格,对西方现代文学有巨大影响,著名诗作有《祈祷书》、《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等。

2. 里拉为古希腊一种弦乐器。

目 录

前言.....	1
引子.....	1
第一封信：关于一个“愤青”的生活.....	1
第二封信：关于里尔克	13
第三封信：从赫胥黎谈开去	19
第四封信：如何面对社会的阴暗面	25
第五封信：谈谈青年人的献身目的	32
第六封信：还是关于“献身”的话题	37
第七封信：许多问题其实很简单	42
第八封信：怎样对付墨守成规	48
第九封信：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	49
第十封信：继续宗教信仰的讨论	55
第十一封信：关于“精英人物”的议论	62
第十二封信：关于大众文化	71
第十三封信：如何理性地阅读	76
第十四封信：从《第二十二条军规》谈起	85

2 致一位“愤青”的信

第十五封信：关于归属的一致性问题的.....	94
第十六封信：谈谈“幽默”这个话题.....	103
第十七封信：不要害怕孤独.....	112
第十八封信：关于我的经历.....	116
跋.....	129

第一封信：

关于一个“愤青”的生活

我亲爱的 X：

你向我咨询一个激进分子或者“愤青”的生活应该怎样过，这可既让我受宠若惊，又使我有些尴尬。“受宠若惊”是因为你说我可以成为所有人的“模范”，而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活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模型的（而且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一个持异议者，这种人的生活也是不应该仿效的）。“尴尬”是因为你提出的这个称号¹本身。很奇怪，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里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这倒是真的。“具有独立精神者”是个高贵的称号，只能通过努力去获取而不能自封；因为这个称号里蕴涵的不只是不同意见，还有牺牲和冒险。“激进分子²”是个有用而且也挺尊贵的术语——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是偏爱用这个词的——但这个词附带着各种各样和健康有关的警告意义，这我在以后的信件里会和你讨论的。我们剩下的表述法——“党派中闹独立者³”，“炮筒子⁴”，“反叛分子⁵”，“愤怒的年轻人⁶”，“牛虻⁷”——都略带感情色彩，有亲昵意味，而

且也许正因为如此,总带有一些傲慢之意。从这些表述法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就像一个宽厚的家庭,能容忍甚至羡慕怪僻;连用“反对偶像崇拜者⁸”这个词时也很少是带有贬义的,而只是含有反对偶像是发泄精力的无害途径之意。甚至存在一些官方认可的措辞来表示这一倾向,其中最新的、值得称道的是“跳出框框思维”这一提法。我自己就希望能活得长一点,好让自己可以毕业,从一个“坏孩子”——我曾经是坏孩子——变成一个“脾气坏的人”。然后“世世代代的头号傲慢家伙”这块牌子就会给我盖棺定论了——这一相当意味深长的表述法是由 E.P. 汤普森创造的,当我还是个毛头小子时,他就已经是久经沙场的离经叛道者了。

当然,如果你跳出“框框”太远的话,就不会太被“容忍”了。这时,关键词就会是“狂热者”,“捣蛋者”,“格格不入者⁹”或者“不满现状者”。在这中间我们可以找到无数沾沾自喜的传略,冠以“反潮流”或“反主流”等总的称号。(哈罗德·罗森伯格在写和他同属一类的“纽约知识分子”时,给了这群人“有独立思想的一帮子”这一总称。)

与此同时,娱乐业无休止的要求也威胁着要剥夺我们其他形式的批评风格,剥夺我们欣赏这些形式的途径。现在如果有人说你讲话的口吻是“讽刺的”或“反讽的”,那他也是在用另一种神气活现的样子对待你;讽刺者就是指讲话滔滔不绝的愤世嫉俗者,反讽者不过是嘲笑挖苦或者忸怩作态、了解些内情的人罢了。当像“反讽”这样一个珍贵

而无法替代的词成为随便用来替代“道德沦丧”一词时，获得独创性的余地就很小了。

然而，我们不要发牢骚。假如你想生活在一个真的能容忍分歧的时代那就太过分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宁愿寻求认同或者安全的。这一点也不应该让我们觉得惊讶（顺便说一句，那些欲望本身也不是卑劣可鄙的）。尽管如此，任何时候都有人觉得自己在某个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分歧。可以说，人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人，不管人们是否承认。（顺便说一句，别指望有人会感谢这些人。反对派的日子应该是很艰难的。）

我刚才差点用到“持异议者¹⁰”这个词。要不是因为这个词的某些宗教和宗派涵义，用它来定义“唱反调者¹¹”倒蛮好。用“自由思想者”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自由思想者”一词也许要好一些，因为这个词很强调要能独立思考。有独立头脑的本质在于头脑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由在法国的那些相信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¹²有罪的人杜撰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捍卫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有序的社会反对虚无主义，所以他们调用了这个带有蔑视意义的词，来指那些他们认为是病态的、性喜内省的、不忠诚和不健全的人。即使是现在，“intellectual”一词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联想，虽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常作为一种侮辱使用了。（和“托利”、“印象派¹³”、“主张妇女参政的女子¹⁴”等一开始都是表示辱骂或蔑视的词一样，intellectual 一词也已经被它

的批评对象们拿来使用,而且为被冠以这个称号而自豪。)一个人自称是一个“intellectual”时和他自称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时一样,会感到几乎同样的那种尴尬,但是艾米尔·左拉¹⁵这个人物却给我们以鼓励。他独自为正义进行的战斗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可以取得何等成就的永恒例证。

事实上,左拉并没有需要很多的智力去为一个受冤枉的人辩护。首先,他运用了小说社会背景所惯用的修辞技巧和报刊特有的技巧。这些技巧让他能够拥有无法争辩的事实。但是仅有事实本身还不够,因为那些反对德雷福斯支持者的人并不是把他们的真正论据建立在被告是否真的有罪这一基础之上的。他们公开坚持认为,为了国家,最好不要重提此案了。如果重提此案,只会让公众对秩序和国家机关丧失信心。何必冒这个险呢?到底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冒这个险呢?因此,那些德雷福斯的热情支持者们所面临的指控并不是他们把事实搞错了,而是他们奸诈、不爱国、不信宗教;这些指控往往使一些谨慎的人不愿介入这些争执中来。

古罗马有句熟话叫做“维护正义,让天塌下来吧!”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会强调诸如部落团结,或者社会凝聚力等“更大的”利益应该优先于正义的要求。不能为了诸如“秩序”等假想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或真理,这应该是“西方”文明的原则。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牺牲是常常要做的。人们至少口头上会强调维护正义,尽管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所以这些牺牲其实是个人反对追求清静生活这一集体本能

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果。艾米尔·左拉可以成为任何严肃认真并且讲人道主义的激进分子的模型，因为他不仅强调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把他的攻击推而广之，其攻击对象包括了教权主义、种族仇恨、军国主义，以及对“民族”和国家机器的盲目崇拜等等所扮演的卑鄙角色。左拉 1897 和 1898 间尖锐而且才华横溢的系列书信，可以作为席卷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大多数重大纷争的引子来读。

左拉在给共和国总统写他最著名的信《我控诉》之前，也曾给法国青年和整个法国写过公开信，这一点人们忘记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痛斥腐败的精英群体，而是举起了一面镜子，公众舆论可以透过这面镜子看到自身的丑陋。在回忆了拉丁区对波兰和希腊充满同情的勇敢日子以后，左拉在给年轻人的信中写到他对那些示威反对德雷福斯支持者的学生们的厌恶：

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有人仇视犹太人吗？那么他们确实是存在喽？这个傻瓜真的已经破坏了他们的才智，毁掉了他们的灵魂吗？对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来说，这是一件多么让人伤心和不安的事啊！在《人权宣言》发布了 100 年后的今天，在忍耐和解放的最高行为完成了 10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宗教战争中，回到了最可恶、最愚蠢的狂热里！

左拉用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意象，描述那种让人恶心的道德氛围：

到处都是丢人的恐怖。最勇敢的人也成了懦夫。

谁也不敢说心里话，因为害怕被谴责为叛国者或者受贿者。那少数几家一开始敢于站出来捍卫正义的报纸，现在也在读者面前卑躬屈膝、蒙辱含垢……

他在写给全体法国人的信中又回到了这一主题，要他的同胞们考虑：

你们是否意识到危险正是存在于公众舆论的这种阴沉沉的顽固之中？100份报纸每天都在重复说，公众舆论不希望看到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说他被判有罪对国家的安全是必须的。假如那些当权者们利用这样的诡辩术来压制真理的话，你知道你自己的罪孽会达到什么程度吗？

在对社会的分析方面，左拉是个从不会抽象的人。他揭露了在没有安全感的群氓和他们“强者”与军队的阿谀奉承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几乎是施虐受虐狂的关系：

问问你们的良心，没有人在攻打你们的军队时，你们是真的想要保卫你们的军队吗？事实上，你突然觉得需要赞美的只是剑，不是吗？

在内心深处，你们的血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拥护共和政体的血；一看到饰有羽毛的钢盔，还是会让你们的心跳得更快；没有国王会走到我们中间来，但你们会爱上他……你们所想到的不是你们的军队，而是碰巧让你们中意的将军。

在我看来，最精彩的还是左拉对串通一气的基督教教会所进行的正面的、恰如其分的控告：